



嫁不出去的女儿

薩拉特·錢達·查特吉著



嫁不出去的女儿

印度 薩拉特·錢達·查特吉著

石 貞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10026

民族復興

民族復興的鬥爭

封面設計 孙如一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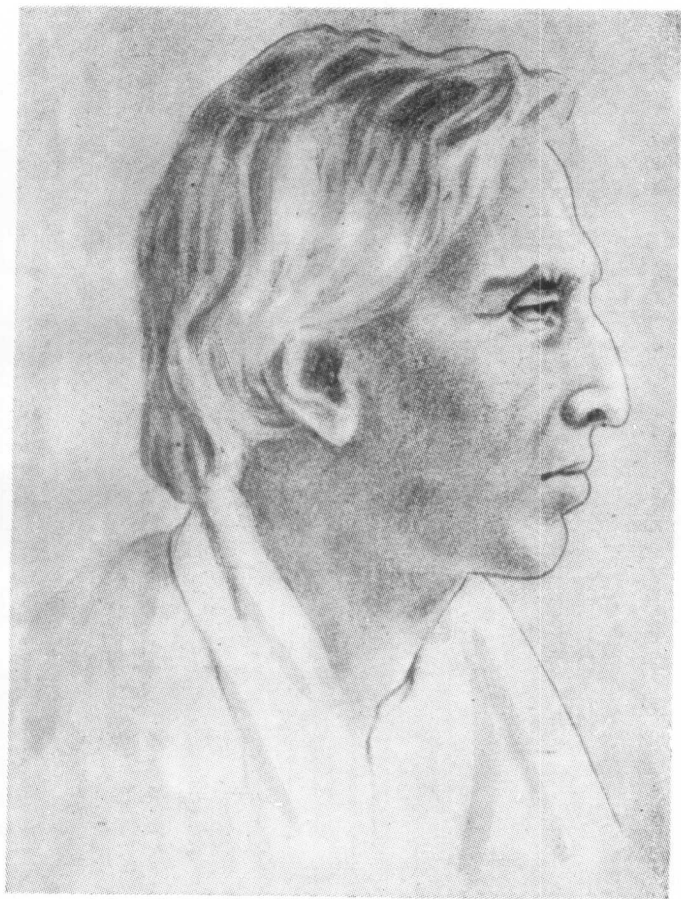
書號 525 字數 46,000 開本 780×1092 耗 $1\frac{1}{32}$ 印張 $2\frac{5}{8}$ 插頁 3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定價(6) 0.25元

CAE98/09



作者像

統一書号：10020·525

定 价： 0.26元

“二姨母！母親打發我獻‘供福’來了——接着。”

“誰呀？阿杜尔？進來，孩子，進來。”杜尔迦牟尼一边招呼着，一边从厨房里走了出來。阿杜尔俯下身去摸着她脚上的塵土向她致敬。

“孩子，願你無災無病，長命百歲。”杜尔迦祝福着說，“甘达！你的阿杜尔哥哥回來了，拿个坐墊來，把供福收進去。……是昨天晚上八九点鐘的時候吧，聽見大路上馬車的响声，我心里就在想：是誰來了呢？当时如果知道是姐姐回來了，会立刻跑去拜見她的啊！姐姐真是世間少有的好人！喏，我說孩子！姐姐可好？这次是从普里朝拜回來的吧？……喂，怎么啦？姑娘！你的阿杜尔哥哥还站着呢！”

随着母親这一声呼喊，一个皮膚油黑的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塊坐墊从房里走了出來，她低垂着头——低到不能再低下去。她在廊子上鋪好了坐墊，走近阿杜尔脚边，弯下腰去向他致敬，然后，端起供品的

盤子緩緩地走回房里去了。她沒有說一句話，連頭也不會抬。只是在臨去的時候，有一絲勉強約束著的笑容在她的眼角和唇邊閃動着。

不僅女孩子是如此，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你就会看到，那个漂亮的年青的男孩子的臉上，也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喜悅的电流霎那間飛散開來。

阿杜尔坐在墊子上叙述朝拜聖地的經過。他的父親是个縣里的司法官，在掙足了一份大家產之后，就退休了，領着养老金在家里过着安逸的日子，四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兩個月前，阿杜尔在參加大学入学考試过后，陪着母親到罗摩依斯尔和普里去瞻拜聖地。昨天才回到家。

杜尔迦听他講完了一切，随即嘆了一口氣說道：“像我这样罪孽深重的人，也不敢妄想到別處去，若是能到般那勒斯瞻拜一次維斯瓦斯瓦尔大神^①，也就心滿意足了。只怕這一輩子是不能了此心願的了。”

阿杜尔說：“二姨母！無論般那勒斯也好，其他的地方也好，如果不下决心把一切丟開，哪里也是去不成的。要不是我竭力劝告，硬把母親拖去的話，請您想想，我的母親会舍得离开家？”

① 般那勒斯在印度北方省。那里有維斯瓦斯瓦尔大神（意譯世主）廟。印度教徒相信朝拜了般那勒斯聖地可以洗清一切罪惡，死后可以升入天堂。

“孩子，你是了解我的。你說說看，怎麼去呢？一個月三十個盧比的收入，除了吃穿用度，應酬親戚朋友，看醫生買藥，還有剩餘嗎？再說，這個姑娘眼看要十三歲了，阿杜爾，不瞞你說，只要一看見她，我胸膛里滿腔的血液都會忽的一聲愁干了！唉！”杜爾迦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睛也濕潤了。

但是，奇怪的是，在姨母這樣憂愁焦慮的面前，阿杜爾卻失聲地笑了。他說：“姨母說得太過分了。誰沒有女兒？再說，您又只有一個姑娘。就全印度說，着急的不止您一個啊！”

“這不僅是着急，阿杜爾，這是比死還要痛苦！我深知我們的社會風俗，女孩子如果嫁不出去，‘種姓’^①就保不住了。但是怎麼才能把女兒嫁出去呢？這需要錢呀。而錢又從那裏來呢？除了這所房子的一角能說是屬於我自己的之外，是再也沒有別的了，孩子！”

半個鐘頭以前，杜爾迦夫婦為了這個女孩子的婚姻問題曾經發生過爭吵，丈夫飯也沒有吃完，就推開盛飯的銅盤上班去了。杜爾迦想起這段傷心事，不由的眼淚

① “種姓”的劃分發生在原始公社制瓦解和奴隸社會形成時期，奴隸社會的原始勞動分工形式產生了印度這個國家里和宗教中的種姓制度。印度有四大種姓：婆羅門（知識分子），刹帝利（軍人），吠舍（商人），首陀羅（勞動人民，包括工人和農民）。

就吧答吧答地从腮边滴落到胸前。她用手抹去了眼淚，說道：“我前生不知殺害過多少婆羅門^①，阿杜尔，今生讓我生了个女孩兒啊！”

“得！姨母，我走了，不然，您永远說不完。”

“別走，孩子！”杜尔迦揉着眼睛說：“再坐一會兒，讓我在你跟前哭一會兒心里倒舒暢一些。唉！如果神一定要把这个沒福的丫頭送到我的怀里的話，为什么不把她的皮膚變得白嫩一些再送來呢？皮膚这么黑，誰也不肯要，大家全要好看的姑娘。可咒詛的社会！既然一点不論出身門第，也不講究品性德行，只是因为姑娘的皮膚黑，就誰也不肯收留，那么，为什么又要因为女兒嫁不掉就要懲罰她的父母呢？”

“女孩子皮膚黑就嫁不出去嗎？百靈鳥是黑的，‘普拉姆’^②是黑的，人們就少寵愛它們嗎？姨母，這是盡人皆知的永恒的例子！”

“所以說，好范例也不过是一代代口傳下來，再也沒有什麼了。你从它的里面找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支持你的力量。看了吉里斯·帕特查尔吉的女兒結婚的情景，簡直又难过又恐懼。这和我們的情形一样——既沒有金錢的力量，又沒有女孩子的美貌，所以女婿的年齡

① 殺害婆羅門，是印度傳統公認的五大罪惡中的最嚴重的罪惡。

② 普拉姆，一種黑色蜜蜂。

才会六十左右。吉里斯的女兒的哭声直到今天还彷彿在我的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

阿杜尔吃驚地問道：“什么？六十多歲？”

“真的，孩子。新郎赫里·查格尔蒂已經有了孫女婿，就是那边村子里的尼达依·查杜吉。可吉里斯的女兒才只有八九歲啊！”

阿杜尔一声不响，只茫然地呆望着她。

杜尔迦接着說：“假使那个姑娘心里怨恨，服了毒，上了吊，或是作出敗坏門庭的事，阿杜尔，你說，作母親的心底里如何能够咒罵她呢！”

阿杜尔沉默着。杜尔迦突然抓緊他的手說道：“阿杜尔！如今大家全都說你們青年人的心腸是好的，孩子，求你尽一点心，在你們的学校里打听一下，要是有哪一个孩子，肯發慈悲，讓甘达在他的脚边有一寸立脚地，那么，我就感激你們一輩子，作你們的奴隸直到死。”

阿杜尔急忙抽回了他的手，弯下腰去向她摸脚致敬，低声地說：“为什么这样焦急呢？姨母，我跟您說——”

但是，他沒有說下去，突然一陣羞澀，他的臉色漲得通紅，一直紅到耳根，話也說不出來了。杜尔迦沒有注意到这些，如果有一个第三者在場的話，他一定会發生这样的疑問：阿杜尔低着头將要說出却又嚥了回去的是一句什么样的話呢？

阿杜尔抑制着自己的情感站了起來，随随便便地說：“好吧！我尽力去找。喂，甘达！連个‘班’^①也不給我吃吃么——我要走啦！”

“甘妮！^②給你的阿杜尔哥哥拿‘班’來！死了头！又不漂亮，又不能幹。难道說連这样的事也要人教嗎？阿杜尔是帶着祭过神的供品來到我們的家裡的啊，又不是討飯的乞丐！快拿‘班’來！”杜尔迦發怒地叫嚷着。

“好啦！我自己去拿。甘达在那个屋子里吧？”阿杜尔一边高声地說着一边走進了臥房。

女孩子手捧着盛“班”的小盒子靜靜地迎門坐着。阿杜尔迈進門來，一本正經地說道：“姨母說了：‘甘妮死了头，又不漂亮，又不能幹，要把她嫁給一个六十歲的老头子！’”

甘达不說話，只低着头从盒子里取出了兩個“班”用手高举着。

阿杜尔从她的背后接过“班”來，說道：“不过，‘班’要是調配得可口的話，就饒了她，六十歲就可以減到二十一二歲！”

甘达羞怯得尽量把头低下來，几乎要把头埋在盛“班”的盒子里了。阿杜尔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說：“我要

① “班”，是用檳菜包着切碎的檳榔和香料的一种食物，味道辛辣。

② 甘妮，甘达的爱称。

是在姨母的跟前再多坐一會兒的話，就會對姨母講出來的。好吧，不早了，該回去了。”

甘達仍然不說話，她原是瑟縮地低著頭坐著的，現在仍然那樣坐著。

“不和我說話？好吧！”阿杜爾輕輕地把女孩子剛洗過的頭髮拉了一把，說道：“那麼赫里·查格爾蒂那樣的老頭子可就要來了！我走啦！”一邊說著，一邊笑嘻嘻地從屋子裡向外面走去。但是，一踏進天井，他就高聲叫道：“二姨母！母親從孟買給甘妮買了一付手鐲，來看啊。”

杜爾迦滿心歡喜地欣賞著這付手鐲的耀眼的光彩和精緻的工巧，並且對它的贈予者一再地讚美感謝。這只不過是兩隻玻璃手鐲，但是這樣大方美麗的手鐲，不僅在鄉村里，就是在大城市的加爾各答當時也還不多見。其實，這是阿杜爾以母親的名義用自己的錢從孟買買來送給甘達的。

甘達在母親的催促下走了出來，當她默默地低了頭伸出手來接受著這第一次的愛情的獻禮的時候，她的雙手輕輕地抖顫著。她走到贈送這付手鐲的人的面前雙手合十，謝過以後，又慢慢地走向房去。她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她內心深處的話，無所不知的神是知道的。他在背後望著這一對年青的人的滿含著深情的眼睛在那一瞬間的相互凝視，望著這個年輕的姑娘毫無瑕疵的形象，儀態万方地緩步離去。

大哥古拉格納特早已去世，他的寡居的妻子苏尔娜曼朱利的娘家人又全死光了，她把沒有子嗣的父親所遺留下來的一份不太大的家產變賣之后，手里積蓄了一些現款，把丈夫最小的弟弟阿納特納特帶在身边教养成人。二哥帕里耶納特在去年这时候，和弟弟阿納特納特吵了一架，分了家，在院子中間筑起了一道短牆，連小門也沒想着留上一个，当时上帝看到這場大战，一定暗中在發笑。因为不到一年以后，帕里耶納特連續發了七天高燒，还來不及医治就与世長辞了，这道短牆的一切功用自然也就化为烏有了。

在帕里耶納特臨死的前一天——關於他的“死”已經不再有一絲怀疑——全村的人都來了，挤在房門口低声的談論着、嘆息着，虽然这时候帕里耶納特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覺。阿杜尔不在村子里。他在加尔各答的宿舍里得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急忙赶了回來，他从人羣里挤了進來，正預备迈進病人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忽然甘达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瘋人一般扑倒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脚上連連地叩着头。这些人本來是來湊熱鬧的，他們看見了这个意外的“加演”，都十分驚異，各自在心中議論着。

阿杜尔在这许多人的面前又难过又害臊，簡直呆住了。

过了一会兒，当他勉强恢复了知觉，总算清醒了的时候，他就拉她起来，但是甘达一边用力地把头伏在他的脚上，一边哭泣着说：“在爸爸臨去的时候你親口对他說一句使他放心的話吧——不管我自己的命运如何——讓他放下牽掛我的心到另一个世界去吧。除此之外，我再不向你要求什么。”說着她又連連地叩着头哭起来。

她的憂愁焦慮的不幸的父親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不应该死去的时候要去世了，今天甘达失去了控制自己的一切力量，失去了理智，在这许多人的面前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她完全沒有顧及到，她只是不断地一直叩着头。但是阿杜尔是很能抑制自己感情的人。尽管他心里對於甘达这种举动感到万分的难过，但在这许多双好奇的眼光之下，在外表上他变得很冷酷。他用力抽出自己的双足低声用責备的調子說，“噓！安靜些，別哭哭啼啼的！我要說什麼，我自然会說的。”一边說一边走近病人的床边坐了下來。杜尔迦在丈夫的头前坐着，她直望着阿杜尔的脸，流着眼淚，無声地哀泣。

鄰居尼尔甘特·查圖吉在門旁站着，阿杜尔一出現，他便說道：“帕里耶納特現在还醒人事，孩子，你要說什麼，現在快大声一点說，他或者还能明白。”不用說，老头子的这个建議，有一些人立刻也贊成了。

起先，阿杜尔看見了房里有这許多人，心里已經暗

暗在生气；現在他們又对他提出这种出於好奇的、極端俗惡的要求，更使他心中冒火，他發怒地說道：“你們毫無道理地挤在这里，一点用处也沒有。大家到外面去歇着，我要說什麼，自然会說的。”尼尔甘特發了火說道：“什么叫毫無道理？街坊有难处，鄰居当然要來帮忙！小夥子！你來坐在床边，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用处？”阿杜尔站起來断然地說：“別管我有沒有大用处，我不許誰在這兒妨碍空气流通。大家全請出去！”

看到他这样的举动，尼尔甘特倒退了兩步，嚷道：“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你胆子倒不小！”不知是誰站在他背后接口說道：“不是中学畢業，考上大学了嗎！”有个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挤在人羣里伸長了脖子窺探着。阿杜尔什麼話也不說，一把就把尼尔甘特推出了去。尼尔甘特立脚不住，碰倒了一个人，那人低声罵了句“好个司法官的小崽子！”爬起來走了。其他那些像尼尔甘特一类的人，看到已經沒有希望探听出阿杜尔的話，都在心里咒罵着也就散了。

外面的人走淨了，阿杜尔才俯在臨危的病人臉上喊道：“二姨父！”帕里耶納特睜开血紅色的眼睛望着他。阿杜尔又提高了声音說：“您認得我嗎？”帕里耶納特閉上眼低声說：“阿杜尔！”

“現在可好？”

帕里耶納特搖搖頭依然低声地說道：“不好！”

阿杜尔兩眼含着淚，好不容易抑制着自己，清亮了哽咽着的喉嚨說：“二姨父，告訴您一句話，請您放心——从今天起甘达的一切由我負擔了。”帕里耶納特莫名其妙地四下張望着說：“甘达在那里？”

杜尔迦靠近丈夫的臉，嗚咽着問道：“你要見甘达一面？”帕里耶納特默不作聲，最后說：“不！”

杜尔迦哭着說：“阿杜尔說什麼，你可聽見？他來負擔你的甘达的一切了。放心吧！你一向总是咒罵这个苦命的孩子，今天叫她來，給她一次祝福吧！”

帕里耶納特沒有作聲。等杜尔迦又把這話重說了一遍，兩顆淚就从他的眼眶里滾下來了。他勉強抬起無力的右手摩了一下阿杜尔的前額，就翻身面向里睡去了。他的嘴里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是臨終時他的臉上所顯示的那種肯定地放下了心中最沉重的負擔的神情，却使阿杜尔像小孩子一樣突然放聲大哭了。

第二天黃昏，像百分之八十的孟加拉省政府小職員的一般結局一樣，帕里耶納特割斷了坐辦公室掙三十盧比的牽絆，把二十六歲的寡婦和十三歲的未婚的女兒的担子向隨便一個不幸的親屬頭上一扔，把自己的只有三十六歲但是却病得像八十歲老人一樣枯瘦只剩一把骨頭的軀殼拋在多露西草叢里^①，听着人們誦誦甘菟，那拉

① 多露西，是一種類似薄荷的小草。據說它曾獲得印度教大神毘紐奴的寵愛。印度教徒把它當作神祇敬拜。

揚，婆羅訶摩^①聖名的聲音，慢慢走向毘紐奴的天堂去了。

3

天井里那堵為了和弟弟阿納特納特隔開的短牆，現在已經開了一道小門。在二哥的火葬禮舉行過十五六天之後，一天，阿納特納特在上班之前，站在門檻上嚼着“班”說道：“我再不說也不行了，嫂嫂，大家全都知道——我供你一天一頓飯，在我還不至於發生困難^②，不管二哥和我有多大過不去的地方。但是嫁女兒的這個担子，我可实实在在負擔不起。說起來我每月有一百五十盧比的進款，可是娃娃孩子，那麼多！況且我自己的女兒也十二歲了，你不也是看見的？所以，我說，你還是帶着女兒到赫里帕爾去一趟吧。”

杜爾迦無力地靠着廚房里的一根柱子站着，畏縮地說道：“我哥哥的境況你是知道的，兄弟，他什麼也沒

① 甘斡，即恒河，同時也是恒河女神的名字。那拉揚是印度教大神毘紐奴（他有一千個不同的名字）。婆羅訶摩是印度教創造宇宙的大神。

② 按照印度教的舊禮法，女人死了丈夫，要剪去頭髮，不戴手飾，穿全黑色紗麗，每天只吃一頓飯。